

GAO ZUANG ZI HOU

告状之后

肖波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第一章

1

疯狂和痴迷是飞翔的双翅。

也有人说，唱戏的是疯子，看戏的是傻子。世界上除了这两部分人，还剩下谁呢？

不过，能够受到最广大的人们的认可，真正意义上的疯子是“女高丽”。

显然，“女高丽”这个名字是绰号，就像《水浒传》里的“一丈青”“母大虫”之类。绰号比名字更有意义，值得推广开来。

“女高丽”的本名叫石亦馨，听起来这名字很文雅。她的哥哥叫石亦金、弟弟叫石亦玉，她的妹妹叫石亦香，合起来是“金玉馨香”。对姓氏的“石”字是一种升华。石亦馨的模样也与名字协调，秀外惠中，俊俏靓丽。用“女高丽”这样的名字来称呼她，只能是柳树庄的乡亲，也只能限定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其实，她的父亲叫石廷举，曾经算是村里有财有势有头有脸的人物。土改那年，她与家庭划清了界线，跑出去参加了革命，说了很多革命的话，干了很多革命的事，觉得自己就是革命者了，常常自以为是。尽管如此，她同样被遣返回老家了，乡音未改，鬓角未衰，只是被人剪成了不男不女的阴阳头。据说，她原在南方一个城里当妇联主任，丈夫早在剿匪时就牺牲了，她一直独身寡居，因为给她脖子上挂了破鞋，她才疯了。

疯的标志是她在男人面前脱裤子。同时，还嘻嘻地笑着说，干不干？不干白不干，干了算白干！

不过，“女高丽”的名字却约定俗成地叫起来了。原来，乡间有句歇后语，说是“高丽国的王子——白送铜”。据明白人讲，高丽就是当今的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盛产黄铜。在老辈子它曾经是中国的附属，每年都得派使节前来进贡，而贡品就是铜。

石二小姐就是白送铜。

她是女人，不是王子，所以人们在她头上加了个女字，叫她“女高丽”。

嗨！石大山的媳妇乱七八糟，却不是白送铜。邢永贵每次登门，总是从饲养处拿些玉米棒子黑豆饼之类去进贡，因为他是饲养员，不能算偷。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女高丽”的肚子真的凸了起来，她可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疯女人呀！还真的有人干，到底是谁干的？

“经风雨”战斗兵团的人都年轻，年轻的人对任何事物都容易产生兴趣，为此，曾经审讯过她，问了个山穷水尽，“女高丽”一声不哼，只说“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最后倒是说了一个名字，可是柳树庄却没有这个名字，见多识广的徐仲亭说，这个人不简单呀，报纸上登过，是她在南方那个城市的市长。

啊呀呀，市长不是老百姓，官不小呀，谁也不再追根究底。天高皇帝远，追究了也不好去内查外调，运动正在轰轰烈烈，谁有这工夫呢？老百姓们终究是老百姓，不管事实究竟如何，有了这种色彩，单调的生活便充实起来，多了些滋味，少了些无聊。

天尚朦胧，星们还未隐去，“女高丽”就到了街上，看上去她的衣服破烂，蓬头垢面，但是仍然区别于普通老百姓，像苏联时期的白俄贵族，骨子里渗透出高贵血统的气息。不知昨天夜里她又在哪里囫圇了一宿，也许睡觉了，也许没有睡觉，睡不睡觉都无关紧要，她的思维总是逗留在亢奋状态，现在我们只知道她一边走一边摇头晃脑地唱歌，双手还打着拍子。

“我们应当相信群众……应当相信党……根本的原理……”她唱的是《语录歌》，许多人都会唱。

“女高丽”摇头晃脑地走到了扫大街的老人面前。

老人停下扫帚，上前为她摘下了粘在头发上的草屑，带着同情而悲凉的口气说了句：唱吧唱吧，你唱得挺好听。

老人从来不怀疑那两条原理。如果没有党，贫苦的群众能翻身吗？这就是真理。不相信党，那还信什么？

老人毕竟是老人，眼前总有麻螂罩，耳边常听蚊子飞，说话兜不住风了，头发也白了，但是她不糊涂，知道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

就拿扫大街来说吧，她就认为是很应该的，合理合法，天经地义。儿子谷雨小时候就念过“天亮起来，打扫院子”的书（可能是《朱子家训》中的“黎明即起，洒扫庭院”——笔者按），如今也念“扫帚不到，灰尘自个儿不会跑掉”。干净总比肮脏强，古今一理。再说，活动活动筋骨身板子也硬朗，光睡懒觉把人就睡散了。孩子们唱“小喜鹊，盖新房，小蜜蜂，采蜜糖。小蝴蝶，贪玩耍，不爱劳动不学习，我们大家不学它”，这话对，不是说蜜蜂蝴蝶，是打比方说人呢。

“女高丽”的乳名儿就叫蝴蝶儿，她小时候不去挑野菜，也不去拾柴禾，光猫在屋里绣枕头顶儿。绣的那莲花瓣儿好鲜活，让人能闻到香味。

老人又感到几分内疚。那年，假如马马虎虎，不怂恿她跑出去追求自由，也许她就参加不了革命，参加不了革命，就当不了干部，当不了干部，就挨不了整，挨不了整，就回不了老家，回不了老家，也是决不会疯的。

错了。

不是参加革命错了，是她没经得住检验错了。哦，不是检验，是考验。检验是开棺。

开棺？

老人心头一震，看到了那场面。

容不得回忆，“女高丽”又换了一首歌，是“八、九点钟的太阳”，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唱着唱着就走了。

老人叹了口气，伫立良久。

老人相信报应。凡事都有因果。因为蝴蝶儿与家人“划清界限”，遭到的报应自然是不言自明。

老人扫到了井台上。

这是界线，往东归吴兴福负责。半年前，吴兴福还是大队里党支部书记，仰着头走路，插着腰板说话，走路咚咚山响，说话板上钉钉，不料想来了运动，他成了重点，算走资派，说倒霉就倒霉了。胳膊被造反派打折了，只好吞在袖子里，用一只手拿扫帚。

开始她觉得他好像冤枉了，经过深挖狠批揭老底，人们抖落出了大量的“反动事实”，也算不得冤枉。比如说丧失阶级立场，他确实管石廷举的媳妇叫过表侄媳妇。这种涉及政治立场的事对于乡亲们来说，嘴上说是“义愤填膺”，“是可忍孰不可忍”，心里却觉得情理上不算错，可以原谅。但是，下面的这件事却使他威信扫地，成了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了。

有人揭发，早在若干年前，也就是搞初级社那年，他就蜕化了，堕落了，变质了。

说是某天夜间，他同他媳妇办事，嘴里却不停地叫着“李兰香”的名字，叫一声一拱屁股。这个李兰香很有名气，是地区评剧团的旦角演员，当晚恰在村里演出，她主演《百宝箱》中的杜十娘。声情并茂，光彩照人。大字报是徐振利写的，并说向毛主席保证绝对耳闻目睹，真实可靠。后来有人说，他隐瞒了一个情节，那夜他平白无故怎么去听窗根儿？原来他是去偷鸡，顺便饱了耳福眼福。

吴兴福认罪态度很好，批斗会上痛哭流涕，说我不是人，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的立场，背叛了无产阶级，一定灵魂深处闹革命，争取重新做人。

吴兴福的儿子米粒儿也站了起来，说吴兴福你反动透顶，死不改悔，我们跟你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老人回忆到这儿苦笑着摇了摇头。

井台四周铺的是青石板。青石板被扁担勒出了一溜凹口，像井

的牙。看来木头比石头硬，啥比木头硬呢，是肉，人的手就把锄杠攥成了亚葫芦。如果耐住性子练练，肉比铁还硬呢，你看要把式的脑袋不怕游锤灌顶，肚子把扎枪尖都顶弯了。

扫哪？四表嫂。

说话的是石二林，他来挑水。

嗯哪，二表弟挑来啦？你也到岁数了，咋不让土改挑呀？

二林老汉是到岁数了，“六十花甲子，不死就活埋”，他六十出头了，不该再挑水。老人所说的土改，是他的儿子。

老汉朝地下吐了一口唾液，说，他忙着造反呢。狗日的，咋总有人扯鸡巴蛋！敲锣打鼓大喊大叫能顶饭吃么？

老人说，二表弟，你这话不相宜。

石二林呸了一口，说土老百姓，不相宜咋的？瞎闹谁不会？我造反的时候，他还在我腿肚子里转筋呢。如今倒当上司令了，哼！狗屁！兔子能驾辕，谁还养活大骡子？

老人想，人真的能变，他要是不遇上土改，连媳妇都说不上，要是说不上媳妇，就不知成啥玩艺儿。人有了媳妇儿子，有了连累，说话虽然还是粗，心数上却通情达理了。不过，如今讲成分，有的话二林敢说，咱不敢说。

二林又说，操！糟了，水梢落了。

井同人类的生存密不可分，摆水，也是一门学问。首先要有扁担，扁担两头有扁担钩子，一头连着水梢，因为井深，另一头还要接上绳子，几部分有机协调，才能扛上水来。否则，不是水梢在水面上晃荡，就是只能扛上半梢水。水梢落了，即水梢与扁担钩子脱钩，水梢沉入井底了。落梢是常事，不值得大惊小怪。

老人说，永典家有铁锚。

铁锚是捞梢用的。

老人心里还有一句话：那铁锚本来是我家的，土改时徐永典拿走了。这是心里的话，千万不能说出来，不说人家还说你人还在，心不死呢，说出来就是有野心有行动了，这是要挨斗的。只许老老实实，

不准乱说乱动，这是规矩。记得还是在前几年搞“四清”的时候，她跟社员们去给生产队薅苗，从西边天上滚来一片疙瘩云，便随口说了句“要变天了”，结果晚上就挨了一场批斗。

老人曾经有过人生的辉煌。

也许有人知道，在五十多年前，有一个乡村少女，她的二姐被她的姐夫害死了，她为了给她二姐申冤，不屈不挠，奔走告状，终于闹得真相大白，使凶手伏法。这件事轰动了冀东华北。随后，又被人编成了戏曲，叫《杨三姐告状》，广为传播，经演不衰。

她就是杨三姐。

杨三姐就是这位老人。

2

当当当！

听响声，当然这是钟声，柳树庄的人们听得耳熟了，同时知道，不敲则已，敲起来则不仅仅是三下。

说是钟声，属泛泛而言，确切地说，它不叫钟，而叫云板，铁铸，长扁形，两头为云状，用于聚众。

云板上有字，那上面的四个大字依然清晰，意思也算是古今通用，叫“同心同德”。落款处有一行小字，标明了是“大清康熙十五年杨氏家族捐资锻造”。熟视无睹，好像从来没有人认真端详过。

云板挂在祠堂前的老槐树上。“千年柏，万年松，不如老槐树歇歇工”，这话果然不假。这树的树心虽说是空了，还有生命，因此还活着，同时活得有滋有味，骨干挺拔，枝叶茂盛，似乎要与人类争个你死我活。活着的人们都记得，小时候是这个样子，现在还是这个样子，没有丝毫的改变。它是杨甸庄的象征，是祖宗的遗产，不说别的，只看在三伏天它为人们撒下的那一片凉爽的阴影也就足以让后世子孙感恩戴德了。

祠堂，人们习惯上叫家庙，是祭祀列祖列宗的场所。

杨甸庄的家庙修于何时，何人所修，没有人记得了。门楣上挂的匾额上有四个行书大字，看上去依然苍劲：水源木本。

这又足够了，水之源，木之本，这四个字的意思就像说没有根就没有叶儿，没有爸爸就没有儿子，讲清了来头。匾额同云板一样，也有落款，写着“赐进士出身滦州冯尔道题”。有人说这冯某人是州官，有人说是县官，也有人说是不是官，只是个会写字的人。

家庙的门槛上还有一副对联，一边写着“尊祖敬宗追思天波府”，一边写着“光先裕后步登魁星楼”，到底是什么意思，很少有人明白，更少有人问个究竟。

家庙门前依照惯例也蹲了两个石狮子，它们本来是由石匠雕刻的卷毛脑袋，孩子们动不动就骑上去磨擦，当然不光是如今的孩子，还有现在爷爷们爸爸们在当孩子的时候同样骑上去磨擦，年深日久，石狮子便被喜爱的光溜溜了。话又说回来，它们的面貌仍然是呲牙咧嘴，怒目金刚，一派耀武扬威的架式。

族长杨鸿斋亲自吃饭喝水，亲自拉屎撒尿，却不亲自敲云板。

云板自有人敲，他老人家只要呶呶嘴，说句话就完了。懒得开口说话，用手一指，事情也能办。

按说，族长不是官儿，村正才是官儿，这是入了册的，县衙门里备了案。无奈村正杨守平年岁小，辈份低，只好跑跑达达支应差使。几百年来，人们不在乎外头的上下，只看村里的大小，所以只能瞧着老族长的眼色行事。

做为村正的杨守平只好敲响了云板。

敲云板也有讲究。当！当！当！这样一下一下间断地敲，是族中的头面人物议事，与普通百姓无关；当当！当当这样连续敲两下，是召集男人们议事，并不包括女人和孩子，比如求雨械斗；当当当！按今天的这种敲法，则是男女老少全族人都要到场，用锁头看家就是了。即便是饭没咽净，屎没拉完，也不得稍停。啥都可以对不起，若是对不起祖宗，还算人么？

家庙的院子很宽敞，青砖铺地，壁画围墙，一樽五尺高的香炉矗立前面，香灰满满的，显示着丰盈。三柱香的烟直线袅袅上升，升至家庙的上空，并不散去，久久笼罩在人们的头顶。这就是风水，如果换个地方，绝没有这种效果。

乡亲们都来了。

老族长杨鸿斋不须说大家肃静这样的废话，他只是双手一举，脖子从东到西转动着，眼睛扫视着，尔后，双手猛地向下一压，祠堂里就顿时鸦雀无声了。

他的手落到中途，趁势捋了一下山羊胡子，又干咳了一声。这些都是约定俗成，从来不差分毫。

老族长说话了。

全族男女老少大小人等听着，我族者，杨氏也，明朝永乐二年自山西山后陆州移居于此，五百余载也。永乐者，洪武皇帝第四子也。土木之变，龙飞九五也。此地属燕，有伯夷叔齐之遗风，可谓人杰地灵也，我族至此繁衍生息，世代和睦相处，各有所守。不亦乐乎？七世祖继贵公乐善好施，开仓济民，州台褒奖之；九世祖永年公跳跃龙门，跻身翰林，曾任东鲁泰安知县者；十三世祖秉璋公之女，乳名小翠，年方十六，某日小解后，又见歹人在某小解处便溺，羞愧不已，回家悬梁自尽。《县志·烈女传》有载也。我族声名遐迩，人皆敬之。全赖列祖列宗庇护之灵也。全族男女老少大小人等记之，记之，再记之可也。

这段话是“假驸马”杨敬儒写的。此公已故，活了七十八岁，高寿。他一生闭门苦读，进京赶考九次，仍是未能登科，白白费了心血和功夫。每次，乡亲们都有热望，指望他老人家能考上状元，戏里演中状元就被招为东床驸马，也就成了皇上的姑爷，整天有豆腐脑油炸饼吃，饿了就吃，没人敢管。结果，他一次又一次让乡亲们失望了，又由失望而蔑视，再由蔑视而嘲弄，就把“假驸马”的帽子戴在了他的头上。此公大概有当驸马的雄心壮志，终身未娶便是佐证。直到躺在炕头上奄奄一息，他嘴里还在念叨：“天、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

苦、苦……”结果还是没苦出下文来，眼睛一翻，死了。

族长杨鸿斋肚子里墨水少，他所说的那番话是“假驸马”一句一句教他背诵下来的，迄今已经用了数百遍，烂熟于心了。脑瓜灵透的孩子们也都熟悉了，在拾柴挑菜的关节，也能“之乎者也”几句，做为笑料。

再往下说，老族长就是原汁原味的地方特色了。

他说，今儿个让大伙儿来，是有一码子事要告诉，啥事呢？就是杨玉清家打官司告状的事。不是他家的官司打赢了，是咱们庄的官司打赢了，到底是凭啥呢？依我看，全靠祖宗的保佑，加上大家伙儿的一个心眼儿，没吃里扒外的。我向县衙门，哦，对了，如今叫县政府，我向县政府写了个呈子，要求得有个说道。这不是，说道有了，县政府派官长送匾来了。

人们早看见了，前面有一个戴礼帽的官长，脖子上还系了个布条儿。有人说那叫领带。另外，还有两名随从，背着枪，人们叫跟班的。

来的是县政府的书记官，名字叫赵祥瑞。赵书记官扬了扬手，高声说道：“诸位乡亲，你们好！兄弟赵祥瑞，充任县政府的书记官，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县政府马县长并以我本人的名义，向乡亲们表示亲切的问候！”

赵祥瑞说完，拍起手来。拍了两下，人们却无动于衷，只是想这书记官又不是来轰家雀，平白无故拍巴掌干啥呀？

赵祥瑞颇为尴尬，解释说，鼓掌是一种现代文明的礼节，风行世界，传播中华，诸位可能还不习惯。不知者不怪，兄弟表示理解。实际这很简单，谁都做得到。现在，我们就可以试一试。就这样——

拍手确实不深奥，但是也有技巧。乡亲们习惯的是祷告，双手合十，真正拍手的机会并不多，实践起来，却不如人意。动作缓慢，兜不住气，因此不响。

这是枝节问题，不说也罢。

对于受匾对象，事先书记官赵祥瑞与老族长杨鸿斋有过一番交涉。按老族长的意思，褒奖的不是个人，而是整个杨氏家族，匾额只

能由他接受，然后挂在祠堂中，万古留芳；赵书记官则提出，杨三娥告状而不是杨氏家族告状，县政府的目有是褒奖杨三娥，没有别的意思，这是最浅显的道理，是非应该分明。老族长说杨三娥是谁？是杨玉清家的三丫头，杨玉清是谁，是我侄子，我是谁，是杨甸庄的老家数，民国了，也得分个老幼吧？赵书记官说老幼是老幼，更要论主角配角，封建社会还有家礼国礼呢，皇帝的爹娘也得喊皇帝万岁。

双方各有说词，最终还是老族长妥协了，不过提出要赵书记官照顾全面，表一表杨氏家族的同心同德。

赵祥瑞应允了。

赵书记官说，兄弟前来，是为杨三娥授匾，这也是贵村杨氏家族的光荣。

赵祥瑞说完，又拍手。

老族长说大伙儿拍手。

乡亲们便拍手。

赵祥瑞脸上有了几分得意。鼓掌这种形式终于得以推广，功莫大焉。接着，他又讲了一通杨三娥不畏豪强、情深意重、公理战胜强权、其举动符合国民精神的话。随即，请老族长让杨三娥来接匾。

老族长说慢，水大不能漫过船。按说，这匾额该由杨玉清来接，杨玉清偏巧不在家，那就让玉清家里的来接吧，有其母才有其女，乱了大小尊卑不得了哇！

赵祥瑞不以为然，又一转念，强龙难压地头蛇，再让他一步也未尝不可。便说那就让她们母女俩共同来接受吧。

老族长喊道：“玉清家里的！让三娥子搀着你站到前头来！”

族长毕竟是族长，说出话来总是用勒令的口吻，反正人们也习惯了。

三娥搀扶着母亲走出人群。

赵祥瑞向三娥伸出手来：“祝贺你！”

老族长和乡亲们也都惊得张大了嘴巴：这书记官太不像话了，大庭广众之下，怎么要抓女人的手呀？

三娥终究是见过世面，平静地说，我看见过，这叫握手。在我们乡下可不时兴。边说着边向赵祥瑞鞠了一躬。

杨母战战兢兢，上下嘴唇哆嗦着说，县、县上的老爷，给我们这木牌子要干啥？

老族长说，这还不明白，挂在门口壮门面呗，别罗嗦咧，——快接着吧。

杨母“哎哟”了一声，说九叔，那场官司，够丢人现眼的了，还壮啥门面？这不是寒碜人么？我们家可不敢要，不敢要……

赵祥瑞对杨母的这种态度很欣赏，当老百姓就该谨小慎微，唯唯诺诺，便说，老人家，我是代表马县长来的，你不要怎么行呢？

杨母明白恭敬不如从命的道理，庄户人家也说“顺着为孝”，既然县太爷让送来的，就不敢说不要了。她望了望老族长，说，九叔，要不，挂就挂在咱这家庙里吧。

老族长得意了，望着赵祥瑞一笑，意思显而易见：看看，牛皮不是吹的，终究还得归功于祖宗，归功于众乡亲吧？

赵祥瑞无视老族长，对杨母说：“老人家，不要叫我老爷，民国官员乃是民众的公仆，老百姓就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兄弟曾留学日本，深知时代潮流发展趋势，封建专制那一套行不通了。您的女儿杨三娥敢于挣脱封建枷锁，实属难能可贵，不要客气了，这匾额你们母女还是快接过去吧。”

杨母仍是迟疑。

三娥说，妈，咱们接着，白给的，不要白不要。

至此，事情告一段落。

书记官赵祥瑞不虚此行。杨氏家族特意杀了一口猪，由村正杨守平操持了一桌席面，四碟八碗，满像回事。老族长没有作陪，因为他觉得书记官不过属于幕僚师爷之类，品位不够。要陪他只能陪县长镇长等头面人物。按说，一口猪是吃不完的，剩下的如何处理，也不是乡亲们该操心的事。不过有人看见，赵官儿他们离村时，马背上驮了一个猪头、两条猪臂腿，往下还直滴答血呢。他们骑在马上不安

稳,看样子是喝多了。另外,一名随从的子弹带子不知怎么掉在杨贵家的茅房缸里了,有人还当是女人们用的物件哩!

哦,对了,匾上的字是县长马志远写的,有人说念“抑恶扬善”。

3

监牢不是个好地方,没有人爱来。

这不是爱来不爱来的事,人心似铁不是铁,官法如炉真如炉,摊上了官司,来不来由不得他。官府硬让他来,他不得不来,不敢不来。

他叫高庆安,因为他的腿有点瘸,人们习惯上称之为高拐子。他的罪名很简单,只是做了伪证。杨三娥告了状,县衙门受理了,某日前来找他问话时,他一板正经地说杨氏嘛,知道,知道,我给诊治过,这娘儿们不是害死的,是坐月子得了血崩,没治好,死了。

话是这样说了,手印也按了,官府最终还是经过了现场开棺验尸的程序,结果水落石出,真相大白,那刀子还在杨二娥身上插着呢。凶手高占英难逃法网,被天津高等检查厅锁走了。他是同案犯,想挣脱也挣脱不了干系,刚辩解了几句,就挨了当差的两个嘴巴,只好咧咧嘴,没敢再说话,背了铺盖卷儿,老老实实在到这场所来消磨时光。

高拐子进来的时候,牢房里已有两名难友,都在三十左右年纪,一胖一瘦,胖的虎头牛眼,络腮胡子;瘦的尖嘴猴腮,缩肩膀儿。高拐子一瘸一拐被操了进来,打了个趔趄,干脆坐在了地上,眼珠子眨巴了几下,掂量了掂量,稍加思谋,站起身来,说了几句话就让人刮目相看,站稳了脚跟,足见其功力非同一般。

只听他开口说道,喂呀!二位兄弟请了,不是一家人,不入一家门,往后咱们就是难兄难弟了,不多不少,恰好是桃园三结义。缘分,缘分。

高拐子抱拳拱手,笑容可掬。

胖子看了他一眼,鼻子一哼,颇为反感地扭过头去。

那瘦子光着膀子，正在从布褂上拿虱子，用两个大拇指一挤一挤，手指盖儿都被染红了，看起来虱子不少。

瘦子站起身来，说，别论哥们了吧，估摸年岁你该算叔辈。看你这么大岁数咧，为了啥进来的呀？

人说柿子要拣软的捏，高拐子却不然，他喜欢风口浪尖，凭他的初步感觉，瘦子似乎容易相处，胖子大概是个倔把头。他并不回答瘦子的话，见胖子不搭理他，却蹭到胖子跟前，盯着胖子的脸煞有介事地左右打量良久，半晌没有说话。

胖子忍耐不住了，吼了一声：看！看啥？你不认得我，我认得你。跟你这号人关在一块儿，倒霉！

高拐子的眼珠转了转，并不气恼，却故作惊讶地说道，怪，怪，怪！怪咧怪咧，我说兄弟，你咋到这地方来了？你本不该来的呀？

胖子的眼睛仍是望着墙杵晃，用鼻子“哼”了一声，“哼！这鸡巴世道，没处去说理。”

高拐子摇了摇头，说：“错了，错了，啥叫理？理这东西，要说就有，不说就没有。当官的嘴大，咋说咋有理；老百姓嘴小，咋说咋没理。”

胖子不言，瘦子点头。

高拐子不失时机，又对胖子说，你知不知道，你是个啥人？

我是啥人？

你可不是凡人，当然也不是神仙，倒是有点来头。

我有啥来头？

知道《水浒传》不？那里头有位梁山好汉，名叫黑旋风李魁，手持两把板斧，要杀尽天下贪官污吏，你就是他转世呀！

嗯？

高拐子见吊起了胖子的胃口，故意停顿下来，只是咳了一声。

胖子说，你说话。

高拐子说，你要真想听我就说，说我可不瞎说，靠的是《麻衣神相》。按书上说的，你的眼睛鼻子耳朵嘴都有讲究。你这眼睛是行侠

仗义的眼睛,里面揉不得半点沙子:你这鼻子是光明磊落的鼻子,闻不得一丝臭味;你的耳朵是替天行道的耳朵,听不得半句歪理;你这嘴是千金难买的嘴,吐口吐沫就是钉子,说啥就是啥!你是大碗喝酒、大锅吃肉的命,只是小不忍才乱了大谋,有了眼下的劫难。兄弟我说得差不多?

胖子苦笑一声,未置可否。

怎么算差,怎么算不差,难说。原来,这胖子是城东马家峪人,家中贫苦,有个妹妹却生得撩人眼目,被某个恶少糟蹋了,他一怒之下,杀了那恶少,结果惹出了人命官司。人的长相,多多少少总能体现人的性格,高拐子深谙社会风情,又使用了这一番云山雾罩的模糊话语,送上一顶高帽子,直说得胖子心里顺畅,脸色就慢慢地舒展了。

瘦子凑上来,说,大叔,你也给我相相。

高拐子却摇了摇头说,明几个吧,今几个我的丹田气弱了。

胖子说,我杀了人,他偷了东西。

高拐子说彼此彼此,杀人不是毛病,谁平白无故杀人呀?偷东西也不是毛病,手里没有才偷呀!归根到底还是怪咱们本事小。你们看眼下,直奉交战,死了那么多人,谁蹲这监牢了?杀得人越多,当得官就越大;再说你小老弟偷东西,不值一提。你要偷一个县,就是县长;偷了一个省,就成了督军;本事大了,把整个国家抢到手,就是大总统了。这道理要是不明白,就白活了。

胖子和瘦子眨眨眼,这拐子说得发邪,仔细琢磨琢磨,也不差。

胖子说,不论咋说,你帮狗吃屎,杀了杨家二姐,事儿办得不光彩。

哦,胖子原来认识他,知道他的老底。

高拐子笑笑,坦然自若,摇了摇头,接着拍了拍胸脯说道,拧了拧了,沙锅子不打不漏,话不说不透,我高庆安是干啥的?是开小药铺的,开小药铺干啥?不是卖耗子药,是卖当归熟地车前子,甘草麝香金银花呀,治病救人哪。高占英整死他媳妇,不假;我给他媳妇看过病,也不假。县衙门说我做伪证,哼哼,是真是假不用我说。本来一

命抵一命，摆平了，我算是垫背的，冤不冤？冤。有冤我也不喊冤，为啥？我知道喊冤也白搭。你说这是鸡巴世道，准。占英就是因为鸡巴坏的事。

这一胖一瘦的两个哥们听了这番话，觉得这拐子话中有话，便问，那你给我们说说，到底是咋回事？

高拐子只是想当然地信口开河，心里并没有丝毫根据，他就是这种活法，觉得天下的人都欠了他的账，老实了就是窝囊，捣蛋才显能耐。他见这两个二百五认真了，现编也怕编不圆满，眨巴眨巴了眼睛，就卖了个关子，说你们哥俩比我明白，别的话还用得着说么？你们捉摸吧，要是捉摸不透，过两天再问我，嘿嘿！

4

大屁股进院时，三娥正与母亲在院子里打裕褡。

所谓裕褡，就是把破旧的布块儿布条儿用面糊一层一层粘起来，晒干了做鞋底子。这样做出来的鞋，人们叫“千层底”。

大屁股高门大嗓，刚迈进了篱笆门，就嚷嚷起来：哎呀！你们娘俩咋咧，真抓活计呀！

杨母说，她五婶今儿咋这么闲在？

三娥也说五婶你坐墩子上。

墩子是用高粱叶子编的，贫困的庄户人家没木料，打不起小板凳，可它比小板凳坐着软乎。

一提大屁股，人们都知道是杨守保的媳妇招弟儿妈，尽管谁也不当面这样称呼她“大屁股”。她的屁股也确实硕大，像半盘磨。人说屁股大生孩子不发愁，也许有道理。她不隔窝地生了八个，都没把儿，全是闺女。分别叫招弟儿、盼弟儿、来弟儿、有弟兄、棒槌儿、插杠儿、镗儿、盼得儿。聪明的读者大概会从这些名字上体会出做父母的苦心来，如果略加解释的话，棒槌是捶布的，插杠是绞车的，镗是凿冰

的,其形状都可以让人产生联想。尤其是“得儿”这个名字更赤裸裸的了。按冀东方言,“得”字读 der,儿化后舌头贴上颚骤然发音,就是指男性生殖器了。假如是男孩儿,叫这样的乳名也属屡见不鲜。她是闺女,越长越大,“盼得儿盼得儿”地叫,人们也张不开嘴。不知怎么演变的,人们就叫她“八丫儿”了。

对大屁股,人们却叫得很顺口,很坦然,也许是习惯成自然,也许因为它的位置是在背后的缘故。

咱三娥子不得了哇,比秦香莲还能闯荡,这下好了,申了冤,报了仇,她也出了名,露了脸,别人是说得了学不了,吹牛胯骨吧。大屁股说。

杨母说她五婶你说点别的吧,别提这勾当了。她这脾气,总是钻进脑袋不顾屁——脚……

大屁股一笑,大嫂子你说屁股也没事儿,我不往心里去。

杨母也一笑,岔开话头说,老古语儿,穷死不做贼,冤死不告状,她就是不听。官司打赢了咋的?她二姐死了也活不了了,又跟老高家结了仇,跑哒了半年多,把我的陪送——一个板柜、几件首饰都折腾进去了,还借着她大姐家三十块洋钱呢。

“妈!”三娥叫了一声,那口气显然是制止。

不让我说我也得说,你五婶又不是外人。事儿我见得多了,听得多了,人的命是阎王拨拉着算盘子算计好了的,该着九十九,莫求一百一。硬摘的瓜没熟,吃了拉稀。你这秉性要是不改,吃亏还在后头呢。

三娥听了母亲的这番话,说按你老这么说,咱就让人家骑着脖子拉屎呀?高小六给我二姐偿了命,也就算值了。

大屁股说,三娥子说得不差大指竿儿,高小六玩完了,大伙儿都解恨。连县衙门不是也来给咱们送来牌牌儿,打溜须么?哎,大嫂子,那木牌儿咋摘了?

三娥家是篱笆门,挂不得匾额,只好挂在了院内草房的檐笼上。大屁股说着话,一抬头,发现匾额没了,便问。

“在这儿呢。”三娥指着打格裙的板子说。